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第十二回 翻花樣偷天換日 弔膀子接木移花

不說章秋谷同著貢春樹回棧，再說劉厚卿自從打發家人去請秋谷，略覺放心。等了一會，還不見來，心中焦躁。偷眼看張書玉時，頭髮雖然挽起，那面上還是鐵錚錚的殺氣橫飛，一雙眼睛定定的斜睨著他，又有個要發作的意。只看得厚卿坐立不安，背上如有芒刺，屁股如坐針氈，急得滿屋子裡團團打轉，眼巴巴的只望秋谷到來，好央他勸解書玉。那知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。原來等人心焦，況且厚卿有事在心，更覺得時候長久，滿口裡亂罵那家人：「這個混帳東西，怎麼這樣沒用，去請一個人也請不來！」忽聽書玉冷笑道：「耐就是去請耐仔格朋友來，也無撥啥格說法呢。阿是朋友來仔末，倪就怕耐，勿敢替耐說話哉？」厚卿聽了又羞又恨，欲待罵他幾句，又怕書玉性情兇惡，索性借此大鬧起來，客中甚是不好意思，只得忍住了氣，不敢開口。那一種可笑可憐的情狀，真是好看。

好容易等得外間腳步之聲，約略是秋谷的聲音來了，心中一塊石頭剛才落地。

果然不多時，那家人先搶步進來，回道：「章老爺來了。」厚卿大喜，忙走到門口。

家人便打起門簾，只見秋谷笑吟吟的進來，口中說道：「有累吾兄久等，心切不安。」

厚卿連稱「不敢」，迎進房來坐下。秋谷道：「剛才盛價來說，你與書玉有些口角，但書玉同你向來要好，為什麼淘氣起來？或是你自家有不到之處也未可知。我倒要請教請教，你們到底是為什麼緣故？」

先前秋谷進來，書玉本是坐在牀上，低著頭裝做沒有看見；及至秋谷開口，並不派著書玉不是，反說厚卿或是有些不到。這本是秋谷的口才，不勸自勸，料想書玉聽了自然心中歡喜，方好乘便勸和。果然張書玉聽得秋谷說話在行，不由的就有幾分高興，抬起頭來打量秋谷的相貌時，心中早突然一跳，又喜又驚，原來就是張園相遇、眠思夢想、不得到的心上人兒。此際書玉不由自主，連忙立起來叫了秋谷一聲，登時把方才面上的那一團殺氣威光，消化得乾乾淨淨，變作滿面笑容，喜孜孜的在台旁坐下，便告訴秋谷道：「章大少，耐勿曉得倪格事體，倪說撥耐聽仔，隨便啥人也要心浪惹氣格。格個劉大少，做仔倪一個多點月哉。自從俚到仔倪搭來，倪倒當俚好客人格，從來勸叫俚打啥格首飾，做啥格衣裳，碰和吃酒也隨俚格便，洋錢是加二勸見歇。倒說歸轉仔，俚來叫倪格局，倪為仔轉局過去晏仔點點，俚就此扳倪格差頭，搭倪反子一泡，倪搭勿來哉，跳槽過去，另外做仔格洪笑梅，日日替俚碰和吃酒，做衣裳，打首飾。倪也勿去管俚，只當無介事，不過少做一個客人，算得好說閒說格哉。勿般張俚勒浪外勢，還要說倪格邱話，放倪格謠言，倒說俚勒浪倪搭白相仔勿到一個月，用脫仔論萬洋鈔哉。難末撥倪格排欠帳格店家、借價格戶頭聽見仔，大家勿好哉，一淘到倪搭來，收帳格收帳，要債格要債，才問倪要洋錢。章大少，耐去想囉，半節俚倪陸裡來啥格洋錢，勿還俚篤末倪又塌勿落台，逼得來倪急殺快。格件事體弄僵哉呢，倪想起來才是劉大少格勿好，勿放倪格謠言末，倪也勿造至於實梗樣子。今朝倪實在弄勿落哉，跑到劉大少搭來，想問俚借點洋錢開銷開銷，等倪過仔節，收帳下來，更好還俚，也勿算敲俚格竹槓。俚耐洋錢末勿借，拿倪罵仔一泡勿算，還要動手打倪，推仔倪一交筋斗。章大少，耐想想看，世界路浪，阿有格號道理？請耐章大少替倪評評，倪是橫豎噲啥念頭轉，今朝定規要俚撥倪一句閒話，隨俚去拿倪那哼末哉。」口中說著，一面笑微微的向秋谷連丟幾個眼風，又用金蓮在桌子底下，勾住秋谷，那兩隻眼睛水汪汪的，把秋谷渾身上下釘住呆看，恨不得要立刻撲在秋谷懷中。

厚卿初時見秋谷進來坐定，剛剛開口，張書玉便是滿面含春，撇去了先時凶狠形容，平添出一副溫柔體態，厚卿心中暗想：秋谷果然名不虛傳，怎麼他才開口，張書玉便不似先前那般形狀，出奇的柔順起來？後來聽張書玉向秋谷一番說話，句句說他不是，甚是氣忿，待要開口辨白幾句，卻被秋谷對他連連搖手，厚卿只得默默無言。

好個張書玉，把一番話說得來婉轉非常，遮掩得自己並沒一些不是，秋谷暗暗點頭稱贊，到了緊要之處，也還飛他二個眼風。書玉覺得秋谷今日情態溫存，絕不是前日在張園那一副待理不理的面孔，更是□分意滿，那兩旁面頰之上，早泛出點點桃花，隱隱的眉目之間，大含蕩意。

秋谷聽他說完了一席話，心中想道：我要駁倒他，叫他無言可答，有何難處？

但是書玉本是潑潑非常，厚卿又是□分無用，我一個旁人怎好管他閒事？不要弄得他惱羞變怒，依舊不講情理起來，於自家面子豈不有礙？只是又有一件難處，書玉本來有心於我，前天在張園極意遷就，弔我的膀子，我卻嫌他面貌不好，沒有理會於他。如今自家要替厚卿調處勸解這件事情，不用說，拿得穩書玉是一說一聽的。

既要曲意替他和解，自家卻就免不了要領書玉的盛情。看著書玉那雄赳赳的神情，著實有些退避三舍，不覺的就為難起來。忽然眉頭一皺，想出一條「接木移花」的計策，心中大喜道：「有了，有了！只消如此這般，這事便有二□四分拿手，不怕書玉再要裝腔。」

正待開口，只聽得厚卿接口道：「秋谷兄，你不要聽他的說話，我並沒有在外邊放他什麼謠言，這是他一廂情願的主意，你須要替我分解分解才好。」書玉在旁冷笑，接口正要駁他，也被秋谷朝他搖頭示意，書玉便不開口。秋谷向厚卿微笑道：「你有也罷，沒有也罷，總之，書玉無緣無故不見得起你的花頭。你們這班曲辮子的大少爺，專喜對著別人說你自己的闊勁，如何用錢，如何發標，烏煙瘴氣，鬧得一塌糊塗。在你們的心上，以為不如此裝不出自家的幌子。那曉得嫖場的訣竅，世路的人情，非但裝不來自家的場面，還出了個吹牛屎說大話的名頭，從此別人看你不起，就如自己貼了招子，出賣曲辮子的招牌一般。書玉的說話固然不可全信，未免也有些過甚之談，然而想情理理起來，你也不要推得乾乾淨淨。大約在人前說幾句大話，說在書玉面上用了多少銀錢，想去哄動人家來巴結你，也是有的。我從來未曾開口，早已洞察情形，你若再要在我面前遮掩支吾，不肯說出實話，那卻你就怪我不得，不管你們的帳了。」

厚卿被他說著了真病，面上紅了一陣，閉口無言。張書玉更是喜歡，五體投地。

秋谷卻向書玉道：「你的意思我都曉得，自然總有個調停。你且到我的房間去略坐片時，你有什麼說話，我再同你商量可好？」書玉巴不得秋谷說這一聲，大喜應允，又向秋谷道：「章大少格說話，句句才說到倪格心浪。」回頭將手指著厚卿道：「俚耐格閒話，搭耐章大少一樣仔末，倪也勿要替俚反哉。」說著又斜盼著秋谷一笑，以目送情。厚卿看見，豈有不知？雖也不免有些醋意，但是看著秋谷樣樣較勝一籌，自己那裡比他得上？況且又要秋谷替他調處，自然只好由他，只在腹中暗暗的歎著冷氣。

秋谷隨手立起來，向厚卿說道：「我去去就來回你的話，你可不要出去。」厚卿連連答應。書玉也不理厚卿，同了阿寶姐跟在秋谷後面就走。厚卿雖然心中不樂，也無可如何，只自家悔恨當初不該做他，如今弄得這般無趣。

只說書玉跟著秋谷一路走上樓來，心中暗喜。只說秋谷將他引到自己房間，必定有什麼心腹的說話，卻不曉得秋谷另有一番意思。秋谷在兆貴里同了貢春樹回來，因為他與劉厚卿素不相識，便叫他在自己房中寬坐等候。春樹正是等得不耐煩，反背著手在房中踱來踱去，忽見秋谷進來，背後還同著一個信人，忙笑道：「你在那裡有什麼正經？去了半天，把我丟在這裡，好不心焦。」

書玉跟著秋谷走進房間，見房內還有一個客人，心中覺得不甚自然；及至舉目看時，那知不看猶可，一看早又吃了一驚。只見春樹容華俊雅，骨格風流，粉面朱唇，細腰窄背，同秋谷立在一處，真是一對璧人，不分上下。但春樹是一團的嫵媚非常，秋谷是一派的英風流露，若要兩人相並，還覺得秋谷勝些。書玉心中暗想：怎麼相貌好的都聚在一處？為什麼我在上海見了無數客人，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們的呢？看看秋谷，又看看春樹，把個書玉竟看呆了。秋谷招呼他坐下，方才覺得，未免不好意思，隨便在窗口一張椅子上坐下了。秋谷卻不向書玉說話，叫過春樹來悄悄附耳說了幾句。春樹微笑，回頭把書玉細細的上下打量一番，朝書玉微微一笑，又向秋谷搖頭。秋谷頓然不悅道：「你不答應麼？」春樹點一點頭。秋谷便道：「你不聽我的說話，回來你有什麼事情，可

不必再來找我。」春樹忙陪笑道：「你不要著急，我倒不是不答應，倒是怕你要吃……」春樹說了半句又不說了，朝著書玉格格的笑。秋谷道：「吃什麼？說下去，你說出不好的話來，可不要怪我粗魯。」

春樹聽了，連忙將頭項縮了一縮，舌頭伸了一伸，說道：「罷罷，我不說了。誰不知你是個拳棒名家，我這幾根雞肋，那裡當得起你的尊拳？」秋谷也一笑，便剪住了話頭。

此時張書玉坐在旁邊呆呆的看著他們兩個，聽得秋谷與春樹互相問答，又看著他笑，心中早已明白。若在別人，說了這幾句說話，書玉早已就板起面孔來，無奈書玉看著秋谷同春樹兩人，一個是玉樹臨風，一個是瓊枝照月，恨不得取一碗清水過來，把這兩個傅粉郎君一齊吞下肚去，愛還愛不過來，巴不得他們與他說笑。

看張書玉這一時的光景，就是叫他無論如何，他也斷無不肯。

當下秋谷攜著春樹的手，向書玉道：「這是我的把弟貢春樹，待我替你們做個媒人。」書玉低鬟一笑，不覺面上生紅，把秋谷斜睨了一眼。秋谷對春樹道：「你今夜就在他那裡請一台酒可好？」春樹道：「擺酒不難，只是時候已經不早，那裡還請得著什麼客人？況且我初到上海，也沒人認得。」秋谷大笑道：「你這說話越說越呆，真真是個飯桶，叫你請客，無非開個堂簿的意思，以後便可往來，難道叫你認真請客麼？」春樹恍然，也自好笑。

書玉眉花眼笑的道：「貢大少要吃酒末，倪先轉去預備起來阿好？」秋谷道：「你先回去也好，但是厚卿的事情，你究竟是什麼一個主意，你不妨同我說明，可好看我的薄面，將就了結。」書玉道：「倪也勿是一定要俚那哼，為仔俚討氣勿過，倪有心要替俚拌拌嘴舌。既然耐章大少說仔末，隨便章大少末哉，倪總嚙撥啥勿肯格。」秋谷大喜，笑道：「你既聽我的說話，也不必與他吵鬧，料想你不是一定希罕他的銀錢，只要他以後曉得些輕重也就是了。現在總算我來替他討個情，叫他拿出幾百銀子，罰他個不該亂放謠言，他此後料也無顏再在你家走動，你道如何？」

書玉道：「章大少格閒話，倪總無啥勿聽。謝謝耐，要耐章大少費心，就是實梗末哉。」秋谷笑道：「這是我承你的情，看得起，怎麼你倒謝起我來？」說著，便連忙去厚卿那裡，替他說了情形，又道：「我的意思，硬作主張，你竟是乾乾淨淨送他五百銀子，從此一刀兩斷，他也勉強強強的應了下來，你的意思怎樣？」

厚卿聽張書玉居然應允，心中雖是歡喜，卻又捨不得五百銀子，嚙嚙整整的說道：「怎麼竟要五百銀子？可好費秋翁的心，這數目少些？」秋谷不覺大怒道：「原來你這個人如此的不知好歹，怪不得張書玉要敲你的竹槓。照你這樣說來，倒是我多事的不是。我也不管你們的閒事，我去回復他就是了。」秋谷說這幾句話時聲色俱厲。厚卿見秋谷發怒，已是嚇慌，知道自己失言，分分懊悔；又見秋谷拂衣要走，更加著急，連忙攔住秋谷，連連作揖，賠了許多不是，秋谷方息了怒氣。說定明日匯了銀子，由秋谷經手付與書玉，又數說了厚卿幾句，便回自己房間裡來。

見春樹與書玉二人談得正是熱鬧，阿寶姐坐在一旁打盹。

秋谷進來，笑道：「時光不早，我們就到書玉院中去罷！」當下議定，夜深無處請客，單請秋谷一人。先打發書玉回去，二人隨後慢慢的回到院中。書玉含笑相迎，房中檯面已經擺好，秋谷等一到，就起手巾入席。秋谷見並無外人，便令書玉同吃，書玉不肯。秋谷道：「我們二人不比別客，你難道還要拘著院中規矩麼？」

書玉一想不錯，果然坐了。席間，與秋谷談些舊事，秋谷酒落歡腸，已覺微醉。這一席酒雖止有三人，卻低酌淺斟，吃得甚是爽快。書玉雖覺有些美中不足，然而看著春樹的面貌嬌柔，丰姿倜儻，也甚是喜歡。

秋谷飲到半酣，便要先走，被春樹留住，悄悄談了一會。秋谷道：「這樣的好差使，為什麼不去尋著別人，總只纏我一個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春樹陪笑央求，又朝秋谷作揖，秋谷勉強點一點頭道：「也只好碰你的運氣便了。」春樹大喜。書玉在旁，也不知他們說的什麼，又不好問他，秋谷便先回棧去了。正是：齋

一雙蝴蝶，可憐同命之蟲；卅六鴛鴦，妒煞雙飛之鳥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